



崔小录在工作室雕刻贺兰砚。

记者 梁小雨 实习生 王瑞文 摄

崔小录让方寸砚台『开口』说时代

刀笔寄情

让砚台镌刻时代印记

守正创新

在传承中寻找新生



7月3日的贺兰山下，阳光透过贺兰文创基地的玻璃窗，在一方紫绿色的贺兰石上投下斑驳光影。宁夏贺兰砚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崔小录俯身石前，手中的刻刀正沿着石纹缓缓游走，一点点“吃”进石中，犹如在深土中发掘潜藏的绿芽。

随着石屑被耐心地剥离，那被唤作“绿豆砂”的绿彩层，渐渐从紫壤里浮现出来，青玉般温润的质地终于袒露在空气里——仿佛是春色从顽石里被重新唤醒——这是属于贺兰砚的独特生命力，也是崔小录与非遗薪火对话的日常。

“制作砚台既要把控每一刀的深浅，又要时刻构思怎么刻，绝对不能分心。”在崔小录的工作室里，常年只有刻刀与石头的“沙沙”声相伴。他说，制砚是与石头的“私语”，急不得，躁不得。

贺兰砚由来已久，清代便有“一端二歙三贺兰”之美誉，清乾隆年《宁夏府志》明确记载：“笔架山，在贺兰山小滚钟口，三峰矗立，宛如笔架，下出紫石可为砚，俗呼‘贺兰端’。”这“紫石”便是贺兰石，以其独特的质地成为文房重器。2018年，宁夏贺兰砚被列入“中国十大名砚”，让这份来自塞上的匠心被更多人知晓。

走进崔小录的工作室，几十块大小不一的贺兰石静静陈列，紫绿相间的纹理初显风姿。一方贺兰砚的诞生，要历经相石设计、下料、粗加工、精细雕刻等多道工序，每一步都考验着匠人的耐心。“相石是第一步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。”崔小录用水泼洒一块石料，指腹划过石面的纹路。“每方砚台都是独一无二的，相石要顺着石纹构思图案，雕刻时更得兼顾实用与美观。”比如用绿色表现草木，用紫色勾勒山峦，让砚台既是文房用具，也是一幅立体的塞上画卷。

崔小录与石头的缘分已延续了20余年。崔小录祖籍河北易县，1998年起随父辈学习制砚，一次偶然的机会下他接触到了贺兰石。贺兰石质地莹润，纹理细而不滑，为宁夏五宝之一，其身有褐紫、豆绿两色相互掩映，并常伴有玉带、云纹、眉子、石眼、银线等天然纹样陪衬，用它所制成的砚，美观而又不失古韵。初见时，崔小录便被这种石头深深吸引。

“早听说宁夏有贺兰石，真见到的时候还是被深深吸引——石质细腻温润，色彩又丰富多变，实在特别。”他笑着回忆，那时满脑子都是好奇，总想来宁夏看看这石头的“出生地”。

2002年，崔小录终于踏上了宁夏银川的土地。站在贺兰山下，望着连绵的山脉，他下定了决心，要一辈子和贺兰砚打交道。从此，他一头扎进贺兰石里，琢磨着如何让这紫绿相间的石头讲述宁夏故事。

2020年，崔小录在贺兰县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支持下，在贺兰文创基地建成贺兰砚艺术馆及贺兰砚创作室。展厅里，小至一掌可握的袖珍砚台，大到直径半米的摆件，无不透着巧思。

这些贺兰砚的设计题材丰富多彩，花鸟鱼虫、山水树木等无所不包，作品随彩造形，绿紫两色互相衬托，刀法干净利索，俏彩巧妙为其特长。崔小录指着一方《宁夏二十一景》系列砚台介绍：“这方砚展现的是镇北堡西部影城的月亮门，我借助石料原有的一点墨绿，呈现出天然的月亮，和月亮门相互呼应。无须刻意雕琢，意境自然呈现。”

《宁夏二十一景》涵盖自然地理、人文风貌和建设成就等景观，包括水洞遗址、远古岩画、西夏陵等21个代表性景点。为了让这些景观“走进”砚台，崔小录等人历时2年才堪堪完成。他说：“这是代表宁夏的景观，希望将宁夏的美藏进这一方砚台里。”

崔小录的刻刀，不仅刻着风景，更刻着时代的变迁。除了《宁夏二十一景》系列作品外，2021年，崔小录还用30多种刻刀，历时4个多月，完成了一幅贺兰石雕刻作品《黄河流过我家乡》，荣获宁夏回族自治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艺术作品展二等奖；作品《圆梦闽宁镇》则聚焦移民新村的蜕变，拿下了银川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艺术作品展二等奖；作品《仿古四足方砚》被选送参加第十五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作品评选……一个个荣誉，记录了崔小录这些年取得的成绩。

贺兰砚有个独有的“本事”：易发墨而不损毫，余墨加盖多日不干不霉，墨色依旧鲜亮。正因如此，2011年，宁夏贺兰砚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“可现在，会这门手艺的人越来越少了。”崔小录的话语里藏着忧虑。他记得在2011年前后，有上百人从事贺兰砚制作，如今坚持手工制作的已屈指可数。“年轻人嫌这活儿‘周期长、见效慢’，学半年就耐不住性子。”他坦言，要真正掌握相石、设计、雕刻的全流程，至少需要数年沉淀，“光是练握刀的稳劲，就得耗上两三年。”

但崔小录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。在他的工作室角落，摆着一些新奇物件，让贺兰石以更轻盈的姿态走进年轻人的生活。“成人礼送一方刻有祝福语的砚台，既有仪式感，又能让年轻人了解贺兰石。”他开发的定制礼砚，时常供不应求。

2023年，崔小录的技艺迎来了新的突破。这一年，他去北京拜师学艺。学习2年后，崔小录的技艺更上一层楼。镂空雕的细腻、线雕的流畅、浮雕的立体，在他手下融为一体。他坚持古砚制作技艺，那些陈列在工作室的石料，在他眼中不是商品，而是自然与历史的馈赠。

“未来想办个展，把这些年的作品都亮出来；再出本书，讲讲贺兰砚的故事和技法。”采访结束时，崔小录重新拿起刻刀，新一轮凿刻开始了——在紫石与绿彩的交织中，一个关于坚守与传承的故事，正被一刀一刀刻进时光里。

展厅里陈列的贺兰砚。